

決勝叢書

（註：《決勝叢書》是李浴日先生著譯之《孫子兵法新研究》、《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綱要》、《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兵學隨筆》四書合訂本。四書已登錄於《全集》，在此謹附錄《叢書》之序言三篇。）

题 词

決勝業書
 宏揚偉業
 陳誠題

陈 诚（前副总统）

決線先聲
 于右任

于右任（前监察院长）

經文緯武
 張道藩題

张道藩（前立法院长）

女以義
 燭火臨
 必矣
 決勝業書
 王寵惠題
 三時為
 節錄
 紀念
 不測而擠欲墜
 江河而此

王宠惠（前司法院长）

開闔變化
建用無窮

何應欽



何应钦（前国防部长）

運籌帷幄
決勝千里

白崇禧題



白崇禧（前国防部长）

龍韜豹略用制
強梁

彭孟緝題

決勝書志

一九五五年

先勝而後戰

郭寄嶠



郭寄嶠（前国防部长）

彭孟緝（前參謀總長）

觀指賭歸

侯騰
拜題

經文緯武

孫立人題

孙立人（前总统府参军长） 侯 腾（前国防部副部长）


明耻教战

劉安祺
題


兵學精粹

馬紀壯
敬題


马纪壮（前国防部副部长） 刘安祺（前陆军总司令）

钩深致远
 析精入微
 兵事之
 关键
 王叔铭


王叔铭（前空军总司令）

取精用宏
 裨益反攻
 石觉
 敬题

石觉（前联勤总司令）

韬以新猷
 罗友伦


罗友伦（前联勤总司令）

世界兵学社决胜丛书
 万耀煌
 题
 胜券克操

万耀煌（前陆军上将）

兵學典範

唐守治題

唐守治（前陆军上将）

融會今古兵學寶藏
決勝定策我武維揚
劉詠堯題

刘咏尧（前陆军上将）

發東西兵學精微
闡革命戰理玄妙

蔣緯國題

蒋纬国（前陆军上将）

兵學精華

羅奇題

罗奇（前陆军上将）

道修治可保余事儒之精
 今古治一爐法勝振天聲
 題法勝書
 趙家驥

赵家驥（前陆军中将）

闡揚革命精義
 綜匯中外名師
 乃成論之圭臬
 亦兵學之寶典
 黃占魁
 題

黄占魁（前陆军中将）

不戰而勝
 王東原

王东原（前陆军中将）

兵學思深軍中推理
 擇精詢你不學之你
 薛仲述

薛仲述（前陆军中将）

軍字精華
龔愚題

龔 愚（前陆军中将）

是確保臺灣反攻大陸寶典
是決勝疆場先放後果宏猷
趙霞題

趙 霞（前陆军中将）

明恥教戰
王思華題

王思華（前海军中将）

建國津梁

黃朝琴題



運籌秘笈

吳國楨



吳國楨（前台灣省政府主席） 黃朝琴（前台灣省議會議長）

柯 序

余友李浴日先生以其所著译的《孙子兵法新研究》、《克氏战争论纲要》、《国文革命战理之研究》、《兵学随笔》等四书合编重印，定名为《决胜丛书》。欲用兵学报国，并以此书作反共抗俄致胜的左券，其志愿与著述真是等量齐观，相得益彰。

浴日先生研究兵学多年，故对兵学的价值认识特别深刻。他时常喜欢说：「一国之强弱，恒系于兵学之盛衰。」并时常引用国父所说的：「当今之世，能战则存，不能战则亡。」这几句话来做他兵学的论据。在他留日的几年中，正值日本军事极盛时期，兵学著述汗牛充栋，他得此机会，便努力进修，尤致力于孙、克二氏著述的研究，学成归国，适值抗日战争发生，于从军从政之余，乃转而专心创办《世界兵学杂志》，发行而兼主编，并从事上述诸书之著译，为兵学界放一异彩。其兵学造诣之深，令人不胜惊奇，尤以宣扬国策，以学术指引抗战，其谋国的忠诚，更令人钦佩！

兵学原非军人的专利品，因为兵学并非超然独立的学术，而且它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综合而成的学问。所以若非精通社会与自然科学的人，则无以言兵。益以现代战争领域的扩大，人与物几乎无一不与战争有关，而直接间接参与战争，所以时至今日兵学已成为国民应具有常识了。中国兵学本渊源于道家，但儒家亦常喜言兵，所以中国的古兵书多出自学者之手，而古代的名将，亦多博学之士，即可明证。虽然自从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

后。社会提倡分工，而军事亦渐渐的成为专业化，但是军人之所能研习的，则仍仅限于战场用兵之学，而战争学、兵学原则则又仍为世人所共有研习的领域。尤以今日之战争，已由从来之国家征伐，一变而为思想的抗衡，是故二十世纪的革命领袖，纵非军人，亦常为卓越的将帅，更可作为前说的论据。

孙子与克劳塞维慈乃世人所公认的东西洋兵圣，其著述均在阐明战争学和兵学的原理，大都属军事哲学范畴，此乃作战用兵的最高原则，亦可作为战争胜败的天秤。孙子生于中国战国时代，正值中国学术最昌明的时候，但此时中国的学术却以儒、道两教为主体，儒家主人文，而道家则倡自然，因此，孙子便以儒家的大同思想为经，而以道家的自然思想为纬，构成其思想体系。故孙子言战则主「道」，讲「王师」、「哀兵」、「不战而屈人之兵」和「修道保法」等等；言兵则主「速」，讲「兵贵拙速，不贵巧迟」，主「形」，讲「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主「势」，讲「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等等。所以孙子的战术思想可以名为「攻势防御」的战术思想。亦可以名为「阴性」的战术思想。克氏则生于十八至十九世纪之间的德国：正值拿破仑战争时代。德国位于中欧，四面受敌，环境迫使他的民族勇敢好战，克氏又适生于国家主义极盛的时代，基此，克氏便以国家主义为经，而以自然原理为纬，构成他的思想体系。故克氏言战，则云「战争为政治之延续」，以战争达成政治之目的；言兵，则曰「暴力无界限发展」，以毁灭敌人作为战的终极手段。虽然克氏亦曾承认「攻势防御」为作战最有利的形式，但因其思想的本质是黩武主义的，所以他的战术思想仍属于攻势

主义的战术思想，亦可以说是「阳性」的战术思想。由此观之，孙克两氏的思想，实有其同异之点：其相同之点则均认为「攻势防御」为作战的最好形式；其相异之点，一则主「修道保法」、「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一则主以战争达到政治之目的，掠地攻城。前者主保卫战，而后者主侵略战，就因为有此相异之点，所以中国能够历五千年而不衰，而德国乃至西洋国家，总是此仆彼起，循环无已，而且战祸相寻，了无止境。

浴日先生将此孙、克两著合订，原欲以此为反共抗俄决胜的论据，此若非对孙、克两氏著述有深刻的研究，实不会有此认识。今日苏俄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欲以战争达成其政治的目的，其覆亡亦必如历史上所有的侵略主义者相同，绝不能例外。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同欲者胜」，但欲求「同欲」，则必须看「主执有道」，所谓「道」是「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而今日的苏俄帝国主义者，则正与此相反，以铁幕禁锢其人民，以集中营役使其人民，以惨酷的刑罚迫害其人民，以如此的国家尚欲言战，而且进行侵略的战争，其不覆亡，那还有兵学可言？若就孙、克两氏所共同承认的「攻势防御」乃作战的最好形式，则今日苏俄帝国主义虽然穷凶极恶，随处侵略，到处进攻，好像不可一世的样子，一俟他的攻势到了极限，则必势穷力竭，其失败亦为必然的结果。所以浴日先生欲以孙、克两氏的著述，作为反共抗俄致胜的左券，那是有他的独到见解的。

国父为二十世纪的大伟人，他是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均兼备于一身，并因而成为一个大革命家。其手创的三民主

义，不只是国民党革命的指针，而且还是人类实现世界大同唯一可行的方案，亦为今日反共抗俄唯一的武器。有此武器自可保证反共必胜、抗俄必成。同时 国父基于其革命战争的经验，构成其极严整的革命战争理论。国父的革命战争理论，是以「精神战胜物质」为经，而以「宣传战」、「组织战」、「武力战」联合作战为纬所构成的。国父常说：「革命在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只要风潮鼓动，时势造成，则革命便如顺水拖推舟，轻而易举，鼓动风潮为宣传战，造成时势则为组织战，只要宣传战、组织战的基础做好了，革命武力一经发动，则必水到渠成。所以国父的革命战争理论，亦实为今日反共抗俄致胜的宝典。

浴日先生之《兵学随笔》，是他在创办「世界兵学」时多年来所积累的，以他兵学的造诣、文学的修养、和他谋国的忠诚，这确实是一部丰富的兵学常识，优美的散文和热血沸腾的爱国心声，此亦足为读者推荐的。

浴日先生的《决胜丛书》，确实是今日反共抗俄战争时代的一部好书，因其有助于反共抗俄，故乐为之序。

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粤东 柯远芬

张 序

二十世纪是一个最纷扰的世纪，战争此起彼伏，这正说明了今日是需要兵学的一个大时代。

现在我们正整军经武，积极准备反攻，这更说明了今日是需要兵学的一个大时代。

没有兵学不能自卫自强，没有兵学更不能战胜敌人，还我河山。

吾国向以「文武合一」为立国之本，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他是一个文武兼全的大人物，一面运用兵学戡平蚩尤，另一面又著有兵书，传之后世子孙，以为自卫之用。孔门教人以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为必修课程，旨在培养文武兼全的建国戡乱人才。所以历代大儒莫不精通兵学，出将入相。清代胡林翼氏说得好：「天下之大患，总是书生不如兵之过，总以兵事为非学者之事，一遇惊动，则读书人早已远走，或隐匿不出，实因其人志气不能自为，不知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几及也。」到了今日，益使我们认为非发展兵学，使人人知兵不可。

余友李浴日君，创办「世界兵学社」多年，自抗战迄今，颇多贡献，在近代兵学史上已尽了他个人应尽的责任。他著的《孙子兵法新研究》、《兵学随笔》等书早有定评，无待介绍。他研究兵学系站在本党主义的立场，与本乎每一时期的国策，他在这

方面的成就，如最近刊行的《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一书，便是其一，从这一部书上，可见他为本党军事理论下了一番苦心，而国父革命战理也愈见发扬光大了。他过去创办《世界兵学》月刊，除作兵学研究之外，又作抗战与反共之宣传，惨淡经营，十年如一日。当抗战初期，即七七事变的当儿，他在上海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做《抗战必胜计划》，系用数学公式来证明抗战必胜，曾给予民心士气以鼓舞。他民三十九年春由港来台，即刊行《台湾必守铁证》小册子，内列举台湾必守的十大铁证，并说明必可反攻大陆，时至今日愈见其观察的正确。这都是由他多年研究孙、克兵学及国父革命战理的成果。现在他为应读者的需要爰将过去著译的《孙子兵法新研究》、《战争论纲要》等四书编为《决胜丛书》公之于世，这是军人必读的兵学基本智识，就是一般国民亦应人手一卷。披阅之余，特乐为之序。

张彝鼎 四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序于台北

自序

悠悠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出现了无数兵家名将，亦产生了不少兵经战法，据专家初步的稽考，已达一千三百余种，琳琅满目，灿烂辉煌，就中以《孙子》十三篇为冠冕。近代西方自拿破仑出现后，兵书著述，风起云涌，就中以德国克劳塞维慈的《战争论》为代表作，与我国《孙子》成为东西兵学的双璧。

国父孙中山先生生当现代，毕生致力于革命学术与革命事业，对孙、克两氏兵学研究精湛。并在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军事指挥中，创建了中国现代的革命战理，以救国救世为目的，这真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要之，孙子的军事哲学、克氏的大战原理、国父的革命战理，是世界兵学思想的三大主流，也是世界兵学的三大经典，今后一国的用兵作战，或全世界反侵略者与侵略者之战，必须把握它、运用它，亦即以国父的革命战理为体，孙、克的战争学理为用，始非侵略征服之战，亦始能战胜敌人，建立世界的永久和平。

美国现代在兵器上虽有惊人的发明，兵学上尚没有足以凌驾我《孙子》的著作。德国以兵学闻名于世，但各种著作较之我《孙子》仍有逊色。我爱好《孙子》已肇端于少年时代，而研究孙子系开始于民国二十四年在日本留学之时，当时我是基于一种「文人知兵」的历史传统的观念，由多年研究及从军、从政的观察而产生了今日正在发行中的《孙子兵法新研究》，最近经过好

几次的考虑，加以友人的鼓励，乃决意把它和过去所译的《克劳塞维慈战争论》及最近编著的《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编为《决胜丛书》，以便学者的研究，俾学者在本书中可一贯地了解孙、克、国父的学理。至于依我个人在兵学上的一些感想与见解所写的《兵学随笔》，亦多阐扬此三大兵圣学理之处，足为学者研究的一助，故一并列入，共成「四书」。这是代表我个人研究兵学的过程，也可作为我个人著述生活史上的一个小小纪念。

在中国兵学荒芜的园地里，我致力于兵学事业，已十余年了，在这个事业上，除感觉友情的可爱外，别没有什么企图，仅是平生着眼于「智」的一字而已。最初我想，倘能藉此提高读者丝毫的智力，增进国家一些智的资本，那于愿已足了。十余年来，在在都使我体念到「智」的重要，尤其我们今后欲反攻复国更要把握找「斗智重于斗力」的铁则，须知力弱的智高者常可战胜利强的智低者（历史上如以寡胜众的战例），至于力量相等，而智高者更可战胜智低者，自不待说。要之，人类一切的行动与实践必须通过最高的智慧，尤以战争为然，否则，便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可是提高军人的兵学水平，固为当务之急，而灌输文人的兵学智识，亦属必要。推行「文武合一教育」是为文人知兵，实施「全国皆兵」政策也是为文人知兵，而欲成为现代一个优秀的国民，伟大的学者亦应自动知兵。至于主持国家大计的文人们更要知兵，即所谓懂得战略，作为现代一个政治家如果不懂得战略，决不是一个健全的政治家。不懂战略的政治人物，则其所措施不能配合军事，甚且给予军事上最大的不利和妨碍。一个伟大的政

治人物应是文武兼全的，即如历史上伊尹、周公、管仲、张良、诸葛亮等型的人物。

在历史上的兵学巨帙，有宋代兵学家曾公亮等奉敕撰的「武经总要」四十卷，明代兵学家王鸣鹤辑的「登坛必究」四十卷，茅元仪辑的「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在那个印刷困难的木刻版时代，他们特能完成这个辉煌的巨构，真令人惊叹不置。我这一部《决胜丛书》，仅有「四书」，都六十余万言，不敢以此自夸。亦无意媲美古人，我愿来日尚有第二辑、第三辑的出现，这仅是第一辑而已。

研究学问真是不容易，兵学尤然，既要有安定的生活，专一的意志，又要有充裕的时间，足够的资料和实际的体验，八年的抗战与今日反共抗俄的神圣战争，虽给予我不少体验的机会，但上述种种条件都不够，其实这不独我个人如是，国人亦多此感。在这种情形之下，不知埋没了多少专家，又不知牺牲了多少新著。吾国学术的落后，大家应注意这些因素吧！

兵学是神圣不可犯的，立心作乱者不可读，蓄意侵略者不可读，非吊民伐罪不能用，非救国救世不能用。运用兵学的目的是为和平，不是为战争，战争是社会的病态，和平才是社会的常态，战争仅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和平才是政治的真正目的。吊民伐罪、救国救世就是为的和平。我们他日反攻大陆，虽要采取战争的手段，但经过这次圣战之后，便是美丽幸福的和平。我们希望整个世界亦早日臻于永远的和平，即所谓「世界大同」，军备

逐渐废除，人类永远不用兵学，兵学战迹仅成为考据家的资料而已。

本丛书取名「决胜」是由我于一天悟起汉高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的名言，我希望读是书者能够接受和把握孙、克、国父的真理，成为现代的张良。保台要有张良，反攻大陆更要有张良，固然不限于成为张良，亦可成为萧何、韩信，汉高祖兴汉，得力于张良、萧何、韩信；他日反攻大陆，更要有张良、萧何、韩信。

依于「变」的原理，我们敢断言反攻大陆是必然的。于此反攻的呼声高唱入云之际，本丛书得与世人相见，真是说不出的一种快感。尤以渥承陈院长辞修、于院长右任、何将军敬之、郭将军寄峤、万将军武樵、孙将军立人、侯将军飞霞、罗将军友伦、蒋将军纬国诸先生赐予题词，感激之余，益增奋勉。又此次《孙子兵法新研究》及《战争论纲要》两书分别承周总长至柔、胡司令官伯玉赐题封面，谨此致最崇高的敬意。柯将军为之奋战前线，大捷之余，抽暇为本书撰序，发挥兵学至理，极具价值，尤增光彩。张博士鉴秋于公务百忙中，特为本书作序，言简意赅，发人深省，而倡导兵学之至意，尤为可风。谨此志谢。

李浴日序于台北，民国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